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近世社會齷齪史 第九回 揭行藏有心行詐術 喬笑語當面撒奇謊

且說魯薇園在紫旒處吃了酒回去，因為打聽不出伊紫旒的真話，當晚和李閒士商量，要和閒士暫借二萬五千銀子，送入匯豐，取一個存摺，作為五百股，先交了一半的股銀，送給紫旒，看他收不收？他若是收了，便是子遷一黨的，就去告他，在他身上要交出子遷來。閒士道：「這倒使得。只是明日是禮拜，要後日辦的了。」到了次日，閒著沒事，閒士又有正事到外面去了，所以薇園一個人走了來，要探紫旒口氣。紫旒接著，便是天花亂墜的一片閒談。說話中間，仍然是辦金礦有如何好處，這股票將來一定要值到若干倍的，可惜兄弟力量淺，只認得一百股。薇園道：「兄弟的五百股，打算先交一半，明日便送來，紫翁代收，不知可使得？」紫旒暗暗好笑，想道：「他當我是三歲小孩子呢！天下那裡有這般容易相信人家的道理，且等我做弄他一做弄。」想罷，道：「這個且商量起來看。喬子翁雖不曾交代兄弟代收，然而暫時收了，等他信來，知道地方，匯給他也好，或者簡直存在這裡，等他回山東時，一起帶去更好。但不知那一半幾時可交？據兄弟看來，還是一起交的好，他那章程上一回交足的，另外有利益呢。」

薇園道：「看罷，如果來得及，我不定也一回交足了。」說罷，便辭了回來。和閒士商量，明日禮拜一，準定照辦。

且說紫旒送薇園去後，天色已晚，就走到張梅卿處，告訴他如此如此。梅卿大喜，又交代阿巧及房中粗使的老媽子、丫頭，都是如此如此。梅卿又叫了菜來，留紫旒晚飯，自己對坐相陪。吃過之後，再談了一會，方才別去。臨去又叮囑一番，說道：「不是我心狠，實在他太可惡了。」說罷便走到花錦樓處不提。

且說薇園得了紫旒肯收銀的話，便信這一定是子遷一黨。

到了次日九點鐘後，央及閒士向莊上划了二萬五千銀子，一同到匯豐去，用魯薇園的名字存了。取了存摺，便一徑到鴻仁裡尋紫旒，誰知他家人說：「昨夜沒有回來。」閒士道：「在那裡過的夜，你們可知道？」家人道：「往常不回來，無非住在花錦樓那裡，昨夜是不是，可不曾知道。」薇園道：「那麼我們在這裡等他，你們打發人去請他回來。」家人答應了，果然請了回來，與薇園相見，寒暄已畢，薇園便雙手遞過那二萬五千兩的匯豐存摺道：「這是五百股的一半，請紫翁代收了。」

紫旒連忙推住不接道：「薇翁莫忙。兄弟昨天說的是笑話，天下豈有輕易代人收存二三萬銀子的道理？並且他臨走時，那收單股單也不曾留下一張，兄弟收了下來，又拿甚麼出立收據呢？」薇園再三叫收，紫旒再三不肯，只得罷了。說話之間，家人送進來三四張新聞紙，紫旒隨手取過一張，略略看了幾條題目，便抽出第二張來看，故意裝作失驚打怪的樣子道：「呀！

這是甚麼話呀，這是甚麼話！薇翁、閒翁，你二位看見了沒有？」說罷，遞了過來，指給二人看。二人舉目看，是上面載了一條本埠新聞道：

喬某冒充山東金礦局總辦，在大馬路鴻仁裡設局誣收股分，事為山東撫帥所聞，特委魯薇園太守來滬澈查。太守到滬後，明查暗访，盡得底蘊，昨函請俞笠翁明府提訊。詎喬先已得風，早行逃遁，原差只得照復。不知如何了結也？

看官，難道那魯、李二人，就不曾看過新聞紙麼？偌大的豐盛祥金店，難道不看新聞紙的麼？為甚他二人直到此時，被紫旒指點才看見呢？不知凡是看新聞紙的人，無非看看第一張幾條專電及緊要新聞罷了。那第二張以後的各省新聞、本埠新聞，除非認真閒暇無事，才拿他當閒書小說看看；有事關心的，或者看看本埠新聞。那魯李二人一早起來，便忙著辦這件事，又無關心的事體，如何看得著這本埠新聞呢？表白出來，免得看官們說是我著書的漏洞。至於伊紫旒，他是前一天預種下根子的，所以有心檢出來看。上回書中，先已表明，不必多贅了。

且說薇園、閒士看罷了這一段新聞，不覺面面相看。薇園道：「外面怎麼就知道了？」閒士也不知所對。回眼看紫旒時，他卻在那裡裝得目瞪口呆的樣子，在那裡出神。過了好一會，方才說出話來道：「不料我伊紫旒一生自負精明，今日落了個騙局！薇翁，你既是來查這件事的，我們初見時為甚不說起？」

若是兄弟早點知道，就可以設法羈留住他了。」薇園道：「就是兄弟連日也在這裡懊悔，電稟已經去了，上頭復電也來了，他卻逃去了，叫兄弟如何銷差呢？」紫旒呆著臉道：「兄弟憑空去了一萬，這又如何說法？」閒士道：「你二位此刻不必著急，且商量個善法看。」紫旒又呆著臉道：「一萬銀子，別人或者不在眼內，在我可是身家性命了。」閒士見他所答非所問，怕他是急壞了的，便拉了薇園一把，一同辭了出來。紫旒也只呆呆看著，並不相送。等他二人出了大門，才哈哈大笑道：

「好奴才！好崽子！要拿當來給我上呢！且叫你試試我的手段。」

說罷，正想出去，忽然牛性又來了，對著紫旒深深一揖道：

「伊紫翁！伊老爺！昨天算我不是，望你海涵。解鈴還仗係鈴人，珠花是你拿去的，求你還代我拿了回來，我好好的謝你。」

紫旒也深深一揖道：「牛先生！牛老爺！昨天算我不是，望你海涵。解鈴還仗係鈴人，那□交情四個字，是你代我惹出來的，求你去代我洗刷了罷。我在上海十多年，年年吃花酒碰和，可是守身如玉的；一旦栽上我這個名氣，實在有點難過。」

牛性道：「算了，是我的不是。伊紫翁！伊老爺！謝謝你，饒赦了我罷。你如果不替我設法，叫我拿甚麼去賠？你只當做好事罷。」紫旒道：「這個那裡有法可設？除非還是你的巡捕房、包打聽之一法，不是如此硬討，她那裡肯拿出來？」牛性道：「如此，我便去報巡捕房。」紫旒道：「你怎樣報法？」

牛性道：「自然要先請教過你。」紫旒道：「這也無所用其請教，你只不要再牽涉我便了。」牛性道：「不牽涉你，說那個過付給她的呢？」紫旒道：「你自己是個珠寶捐客，難道不能交給她的麼？」

牛性想了一想，沒奈何，只得自己到巡捕房去告：只說張梅卿說是要買珠花，自己把一對珠花交給她，不料被她？住不還，求派個包打聽去代為討回。原來巡捕房遇了這等事，作為拐騙案，最是注重，牛性又和捕房上下人等有點認得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個珠寶捐客的，就信了他的話，派了一名中國包打聽（以後省稱華探），一名外國包打聽（以後省稱西探），一同到了張梅卿家。梅卿笑語承迎道：「牛老爺，你好意思，兩天不來，我正要打發阿巧請你呢？」牛性道：「請我做甚麼？可是還我東西？」梅卿道：「甚麼東西？」牛性道：「你不要裝呆，我的珠花呢！」梅卿斜瞷著眼睛，看了牛性一眼，伸手向牛性臉上輕輕的扭了一下，笑道：「虧你好意思說出來！」牛性怒道：「甚麼好意思不好意思！」指著那華探及西探道：

「中西包打聽都在這裡，你好好的拿了出來便罷。」那華探接口道：「他到捕房告你，乾沒了他的珠花，趕快拿出來了事。」

梅卿聽說，忽的翻轉了臉皮，對牛性道：「你若是捨不得，就不要做闊佬，弄出這鴨屎臭事情來（鴨屎臭，吳諺，自取其辱之意）。」回頭對那華探及西探道：「他叫過我許多的局，便是我的客人，前一向才與我有了□交情，送我一對珠花，如何說是我乾沒的？」說話時，阿巧與及房中一切粗使老媽子、丫頭，圍了一大群，在那裡看新聞。梅卿說畢，都異口同聲的說道：「倒不曾看見過這等客人，送了東西給相好的，卻去叫了包打聽來討，真正是新聞！」阿巧又道：「牛老爺，你那天住夜，我記得你還出了二十元的下腳（宿娼犒婢媼之稱，亦吳諺也），今天可要一起討還？」又一個老媽子道：「客人送東西給先生，其實不關我們事。那天我看見牛老爺遞那珠花給先生，先生雙手接過，我眼饞，走過來看一看，問牛老爺買了多少錢？牛老爺說：『有限得很，千把洋錢。』嚇得我不住的念阿彌陀佛，阿彌陀佛，還替先生說了多少謝謝呢。」那西探本來是懂得中國話的，他們的七言八語，一一都聽見了，梅卿對牛性那種狎昵情形，也都看見了，便向牛性啐了一口道：「你自己不要臉，送了東西給人家，又要反悔，卻拿我們來捉弄！」

說著站起來，帶了華探，一徑走了。

牛性此時百口莫辯，坐在那裡目定口呆，看見他兩個走了，也只得起身跟著走，一路上還受了那華探多少埋怨。牛性無奈，只得把先是伊紫旒借去的話，如此這般說了一遍。華探頓足道：

「既然如此，你方才到行裡（滬上公人稱巡捕房為行裡），為甚不告伊紫旒？」牛性道：「先是他總怪我自己到梅卿家去討僵了，又和他落了個□□的名氣，下了車子，十分怪我，不肯再和我經手去討，我再三求他，他才叫我報捕自己去討的，卻不料鬧到這個樣子。此刻可否煩你和西探說一聲，同到紫旒那裡去一趟？」華探道：「你起先並不是告姓伊的，外國人那裡肯去？況且伊紫旒這個人能言舌辯，在上海若干年，上下人等，三教九流，他沒有不認得的。他有心賴你，就是我們去也不見得有用。」說罷，徑和西探兩個回去銷差。牛性只得又去訪伊紫旒，求他設法。走到伊公館，家人回說：「已經出去了。」

只得快快而回。

原來紫旒自從牛性去後，忽然又想起做弄薇園，便拿起筆來，變換字跡，寫了一封假信，只當是子遷寄來的。上面寫的是：「到粵之後，即在沙基大街租定房屋，設立招股處，魯薇翁處之股銀，祈囑其用金礦局名字存放匯豐。初到事忙，不及多敘」云云。寫好了，便尋出所填那張一百股的股票，一同放在身邊，徑去尋魯薇園。走到豐盛祥時，李閒士接著道：「剛出去了，一時不見得便回來。晚上只怕要在蘭芬那邊。」紫旒只得出來，明知牛性討珠花不著，一定要來尋自己，所以並不回去，順著腳走到大新街，要到四馬路。才走到三馬路口，忽有人在後面叫道：「伊老爺！」紫旒回頭看時，卻是東協泰馬車行的東家吳孝善。紫旒便立住了腳。孝善道：「伊老爺今天可到張園去？」紫旒正在沒處消遣，聽了這話，正合下懷，因問道：「還有好車子麼？」孝善道：「有，有，有。有一部橡皮輪子的新皮篷，才買來了幾天，沒有用過幾回，可要套起來？」紫旒點點頭道：「我到三萬昌等你。」孝善欣然去了。

紫旒走到三萬昌，那一班本埠訪員，不免又爭著招呼，紫旒也借此餓延了片刻，等馬車放了來，便起身要行。內中一個訪員拉著問道：「伊老爺，你可知道那魯薇園查辦的事怎樣了？」

紫旒道：「有甚怎樣？你們到底是飯桶，告訴了你們還鬧不清楚。」訪員道：「我們只知道訪他外面的情形，至於他骨子裡的事，我們怎生知道？伊老爺，你告訴我們一點。」紫旒附了他的耳朵，悄悄說道：「那姓喬的那裡會得信，原來就是那魯薇園得錢賣放的。」說著，便匆匆下樓去了，跨上馬車，馬夫放開韁，晃了一鞭，那馬放開四蹄，風馳電掣般到了張園，在大洋房前下車，走將進去。只見鬢影衣香，履舄交錯，遊園士女，已經不少了。